第 15 卷　第 5 期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 15　No. 5
2013 年　9 月　　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Sep.　2013

文章编号: 1674 - 5094(2013)05 - 0110 - 06　　DOI: 10.3863/j.issn.1674 - 5094.2013.05.021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从“黄昏”意象看《边城》的悲剧情怀和隐忧意识*

聂家伟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沈从文的创作心理和小说产生的环境,对其代表作品《边城》中的“黄昏”意象进行解读。文章主要由语词、意象、主题三个层面来展开。通过总结“黄昏”意象出现的次数,在对“黄昏”各个意象进行分析之后,提出《边城》表现了人神(主要指傩神)之间隔阂的悲剧,传达沈从文对本民族(苗族)在汉族文化冲击下可能被湮灭的担忧的同时,还表现出沈从文的现代性反思。

关键词: 《边城》; 沈从文; 黄昏; 意象; 傩神; 苗族; 现代性反思

网络出版: 本文已由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平台”优先出版。
聂家伟. 从“黄昏”意象看《边城》的悲剧情怀和隐忧意识[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15(5):110 - 115.

俗话说,经典常读常新,对于一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边城》尤其如此。批评家常说《边城》表现出的是一曲牧歌,但我们仅仅对这部作品中“黄昏”意象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这部立意为“牧歌情调的作品中有了挽歌成分”[1]347,作品中处处流露出淡淡的忧伤。

对意象的高度重视滥觞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新批评,其在细读法基础上的意象分析,对后来的神话—原型批评影响深远。本文虽也是在文本细读基础上,对“黄昏”意象进行分析,但有别于新批评封闭的内部研究,也有别于神话—原型批评对原型意象的分析。文章通过细读“黄昏”意象出现前后的故事情节,结合沈从文的创作心理和小说产生的环境,对《边城》中“黄昏”意象从语词、意象和主题三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1　语词层

由于“黄昏”意象散见于《边城》的各个章节中,为了行文方便,现将文中凡有“黄昏”字样的段落摘抄如下,在统计综合的基础上再对这些“黄昏”意象在语词的表层上作一简要分析。

(1)“落日向上游翠翠家中那一方落去,黄昏把河面装饰了一层银色薄雾。翠翠望到这个景致,忽然起了一个怕人的想头,她想‘假若爷爷死了?’”[2]130

(2)“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2]187 - 188

(3)“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平静。”[2]188①

(4)“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2]188②

(5)“时间已近黄昏了,溪面很寂静,祖父同翠翠在菜园地里看萝卜秧子,翠翠白日中觉睡久了些,觉得有点寂寞,好像听人嘶声喊过渡,就争先走下溪边去,下坎时,见两个人站在码头边,斜阳里背身看得极分明,正是傩送二老同家中的长年!”[2]214

(6)“黄昏时天气十分郁闷,溪面各处飞着红蜻蜓。”[2]224

(7)“黄昏以前老道士用红绿纸剪了一些花朵,用黄泥作了一些烛台。”[2]228

* 收稿日期: 2013 - 04 - 12
基金项目: 2013 年度云南民族大学校级研究生创新项目“孤独的看云者——沈从文在昆明时期的创作研究”(2013YCX08)。
作者简介: 聂家伟(1988 -),男(汉族),湖北宜昌人,硕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

①请记住沈从文通常爱说的一句话“美丽总使人忧愁。”
②(3)(4)句本是紧挨着的,为了表述方便,故分开。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8) “过渡时有人问及可怜的祖父,黄昏时想起祖父,皆使翠翠心酸,觉得十分凄凉。”[2]232

(9) “两人每日在黄昏中同晚上,坐在门前溪边高崖上,谈点那个躺在湿土里可怜祖父的旧事,有许多是翠翠先前不知道的,说来便更使翠翠心中柔和。”[2]233

(10) “因为两人每个黄昏必谈祖父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事情,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也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提到的许多事。”[2]233

以上引文中出现的“黄昏”意象,用一图表来表示:

序号	在文中的章节	意象指向的主体	意象出现前后所发生的事
(1)	四	爷爷(包括翠翠)	(后)傩送和翠翠相识并暗恋上她
(2)	十三	翠翠	
(3)	十三	翠翠	
(4)	十三	翠翠	(后)傩送为翠翠唱歌①
(5)	十八	翠翠	(后)傩送对老船夫(爷爷)产生误会
(6)	十九	爷爷	(前、后)傩送的反应使老船夫忧愁并最终因种种误会而死去
(7)	二十	——	——
(8)	二十一	爷爷(包括翠翠)	
(9)	二十一	爷爷(包括翠翠)	
(10)	二十一	爷爷(包括翠翠)	(后)傩送还未归来

从以上引文和图表可以看出,“黄昏”一词在这部小说中一共出现了 10 次,在这 10 句话里,(1)(6)(7)(8)(9)(10)句是与爷爷相关的(尽管有几句中出现的人物是翠翠或其他人,但主要还是表现了老船夫),(1)(2)(3)(4)(5)(8)(9)(10)句是与翠翠有关的。当然,这 10 个“黄昏”里,只有(7)一句纯粹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其余各句都具象征或暗示意义。

再次,我们发现,从(5)到(10)这 6 句,分布在小说的结尾四节(如果我们可以用“节”来表示)中,平均每节出现 1.5 次“黄昏”字样;而小说前十七节中,只出现了 4 次,平均每节出现“黄昏”次数为 0.235 次,远远低于小说后面四节出现的频率;当然,在故事即将步入高潮时的第十三节中,“黄昏”出现 3 次,在小说最后一节中,“黄昏”也出现了 3 次。

综上所述,在小说故事情节即将步入高潮和结尾时,“黄昏”二字出现得过于频繁,各达 3 次之多,各占了所有“黄昏”的 30%,也许这是沈从文有意为之,至少展现了他潜意识里面的一种动机。

2　意象层

曾掀起原型批评高潮的加拿大学者弗莱在其名作《批评的解剖》一书中这样说道:“凡是神话可用隐喻加以认同的东西,到了传奇中只能用某种明喻的形式联想起来,包括类比,有含义的联想,偶尔伴随的形象等等。在神话中,可以有太阳神或森林之神,在传奇中,则只能有某个人意味深长地与太阳或森林联系在一起。在更靠近现实主义的几种模式中,联想变成了含义趋向淡漠而属于偶然的甚至巧合或意外的意象。”[3]194

本文并非原型批评文本,但是如果我们运用弗莱的这一理论方法,去考查有关“黄昏”的很多意象,小说《边城》也就更生鲜艳了。众所周知,相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朝阳象征新生命,正午的太阳象征一个青年,而黄昏的夕阳则象征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老船夫正是夕阳中的老人,而(1)中黄昏下的“薄雾”和(6)中那黄昏下的“郁闷”,更增添了老船夫行将老去的迹象,给小说添了几分薄薄凄凉。

而黄昏中翠翠的凄凉之感,在了解到她那无法言说的忧愁和惶惶之际,我们可以把“黄昏”推向远古。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以打猎为生,每每在与猛兽的搏杀之后才能幸存,然而,夜幕降临,黄昏将至,他们则不免担心:即使有火,人的眼睛在黑夜里的作用也是很小的。猛兽在夜间的不期而至不免使我们的祖先对夜幕(黄昏)充满一种恐惧,因为在夜幕来临后,他们的命运变得不可捉摸。翠翠因为傩送对她的爱情不能确定,便显得寂寞和凄凉,在这个朦胧的爱情里,她那充满忧愁对爱情的不确定的复杂心情,与我们祖先的那种恐惧有极大相似之处。

①(2)(3)(4)三句均出自第十三节,(8)(9)(10)三句均出自第二十一节,故都只写一个。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因为,同样处于黄昏的氛围中,生命和爱情一样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昏"在这部小说中,表现的意象是一种死亡或行将消失以及不确定的意味。结合小说具体的文本内容,下面将逐句对各个"黄昏"意象进行分析。故事的开头——小说的第四节,并非叙述的开始,也就是在第(1)句话里——在翠翠与傩送将要见面之时,她看到黄昏中西下的落日时,她"忽然"想到了爷爷的死,虽然这是无意之为,但无疑道出了这个故事悲剧性的可能:爷爷会在不经意间死去;而在她与傩送朦胧爱情发生之前想到爷爷的死,也似乎暗示了她与傩送最终无法圆满结合的爱情悲剧。

(2)(3)(4)这三句里的黄昏都出现在小说的第十三节——故事的高潮部分。那个时候,大老天保已委托杨马兵来向老船夫攀亲,走的是车路,而翠翠钟情的二老在那个时候却对她什么意思也没有表示,16 岁的翠翠正因得不到傩送的提亲而苦恼。翠翠因为不能向祖父倾诉这些心思而有难以言说的凄凉和忧愁①,内心充满着矛盾和对不确定的困惑。

(5)句的黄昏是在第十八节,因为在第十六节里证实天保已死,故傩送和顺顺对爷爷便有了龃龉处。翠翠不明白这些事情,白日里睡得时间长,又做些白日梦,但梦里的荒唐事和现实中的些许差距,也不免使她有些寂寞。这些寂寞,伴着一个少女的羞涩,在紧接着的故事里,她的躲避行为使二老对爷爷产生了误会。

第(6)句里,【加了"第"字】黄昏时天很郁闷,有大雨将落,就在这个雷雨交加的晚上,老船夫死去了。这里黄昏的郁闷与此时老船夫的心境相当,也正暗示了老船夫可能的命运,这与(1)中翠翠的无意识的胡思乱想正成对应。在爱情将来到时,翠翠有那种不吉利的想法;在爱情行将破灭时,老船夫有种不安之感②,两者都是不祥的暗示。

(8)(9)(10)中,老船夫已死,翠翠虽然可以在杨马兵一方获得爷爷那样的温馨,但失去爷爷的那份凄凉并没有就此减少。同时,在了解到祖父突然死去的原因和身前不为她所知的事以及守候的那个人尚未归来,翠翠更加忧愁。

这 9 处"黄昏"意象,每一处都紧贴着死亡、爱情破灭的象征以及忧愁、凄凉、寂寞的情愫,使得这部小说处处弥漫着挽歌气息,同时也透露出作者淡淡的忧伤。

3 主题层

3.1 人神隔阂的悲剧

当我们把这 10 句(除第 7 句只是时间概念外)一一分析后发现,每当出现一次黄昏时,故事的发展就向前推进一步,尽管这种推进使得故事的发展让故事中的人时而忧愁时而欣喜。在第四节,即第(1)句中,虽然是一个不好的预兆,但傩送却是在这一天暗暗喜欢上翠翠,故事从这里开始。在(2)(3)(4)句之后,傩送为翠翠唱歌,(5)之后翠翠的举动让二老对翠翠/老船夫(爷爷)产生了误会,(6)之后老船夫死去,(8)之后,那个唱歌的人还未归来。叙述在(8)(9)(10)之后的黄昏后就戛然而止,留给我们无限的遐想"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或许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由"黄昏"意象前后带来的喜忧把这个故事拉成这样一个布局:

傩送和翠翠相识并暗恋上她
↓
傩送为翠翠唱歌
↓
傩送对翠翠/老船夫产生误会

如果拉成这样,我们看到动作的发出者就是那位"傩神所送来的"[2]122人,即傩送,这不得不是一个困扰人的问题。傩神是苗族的神之一,但它所送来的人造成了一个悲剧,尽管他也无可奈何,而且最大责任还不在他,但最后的悲剧却均由他而起:天保的闯滩遇难;老船夫的猝然长逝;翠翠不确定的等待。

傩送是傩神之子,而翠翠则是自然之子。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这样讲这部作品:"这作品(指《边城》——引者注)原本近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材少,占地少,希望它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

①其实也就在同一天里,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已决定在当晚为翠翠唱歌,这个情节在第十二节里;而真正唱歌的行动在第十四节,那晚,翠翠梦见摘虎耳草。

②在那个雷雨天里,翠翠道出了自己的担忧,但不知道是什么;老船夫似乎知道自己的命运,说"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参见沈从文《边城》,自《沈从文别集·边城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224。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36 吴立昌在《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曾这样总结说“沈从文心目中的‘神’不是人的主观臆造,而是客观存在的,是自然本身,是人本身,所以他常常提到的‘神性’实即‘人性’。”[4]46 而《边城》中的翠翠就正是他立意的这种人生形式的最好人物“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2]110 所以,傩送和翠翠的结合,既是神与自然的结合,更是神与神的结合,他们俩的结合是再合适不过的。

但是,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老船夫并不像翠翠和傩送那样是没有心机的,“他的心毕竟不像十六七岁的外孙女那么纯净透明,50 年人事沧桑在他身上还是留下不少烙印,他那小小的狡黠,那种对碾坊的企羡心理,都显示了老船夫性格的另一侧面”[4]150。在对翠翠的婚事上,老船夫在不自觉中耍了一些小聪明,尽管他是在考虑翠翠的感受,但是,他的实际行动却无法让人理解,使人觉得他是在脚踏两只船。“遗憾的是由于自己(这里指老船夫——引者注)的‘聪明’实乃笨拙的心机,引起另一方的误解,最后事情反而弄巧成拙。”[4]119 所以,当傩送准备下滩,老船夫还在以一种玩笑话试探傩送时,傩送就表现出了一种厌恶。同时,老船夫由于自己心中的各种平衡计较,他也没能真正理解他的外孙女翠翠的心思。

这样看来,我们在对于傩神给这苗人带来灾难的原因上便有了解释:苗人本来是可以与傩神共话的,但是由于人有了心机,变得油滑,在某些人事上蒙蔽了心智。正是心智的蒙蔽,使得苗人断绝了与傩神(也包括自然神)共话的可能。不仅如此,老船夫对翠翠的心事也摸不透,最后知道了,但悲剧已经造成。可以说,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处在现代文明之下的湘西,由于受到外界人的影响,苗人已开始对神不理解,而这种不理解却正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3.2　苗汉文化冲突中的本民族隐忧

如果仅仅作以上分析,那这个黄昏的意象就太过简单。

当我们想到太阳是苗族的一个崇拜之神时,“黄昏”则不免多了另一层可作思考的空间。据悉,沈从文身上流淌着汉族、土家族、苗族三族的血液。那么,在《边城》中,沈从文到底还是把他对本民族(指苗族)①的忧愁展现出来了。

在故事的高潮和结尾部分,“黄昏”意象密集地出现在文本中。而日神崇拜在苗族群众中有着相当影响的一种自然崇拜,时值现代仍然保留了其遗迹②,“黄昏”意味着太阳将近落山,这是否意味着日神崇拜的衰微,更意味着日神崇拜的苗族也渐进日薄西山呢?在这些“黄昏”意象中,我们的确可以读出这种东西。

在《边城》里,至少出现了两组汉族与苗族文化冲突的象征——车路和马路,碾坊和渡船。所谓“车路”,即由媒人提亲,再由男女双方家长作主决定,这是典型的汉族封建婚姻形态;所谓“马路”,就是男女双方通过唱歌互表心意再决定,这是流传在苗族地区很原始的古老婚姻形态[5]。在表现这种冲突时,沈从文显然很谨慎,尽管他对本民族(苗族)文化有着浓厚的感情,但是他也知道,苗汉之争中,苗文化获得独立也不可能。于是,在安排翠翠的婚事上,尽管天保(走的是车路)被淹死,但傩送(走的是马路)在小说的结尾也还没有回来,而在碾坊和渡船之间,则尽管傩送在父亲顺顺面前已摆明要渡船,但是,到底是碾坊还是渡船,这个疑问也随着那个未归来的人没有答案。

朱光潜先生在评论沈从文时曾这样说道“它(指《边城》——引者注)表现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6]166 严家炎在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评价《边城》一书时,认为作者通过“一出湘西小儿女不能自主地掌握命运的人生悲剧,作者寄托了民族和个人的隐痛”[7]220,而且认为“不但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原始、古老湘西的终结,它的重修意味着重造人际关系的愿望,而且翠翠、傩送的爱情挫折象征着湘西少数民族不能自主掌握命运的历史悲剧”[7]234。尽管在沈从文的笔下,那个坍塌的白塔又矗立起来,表现了他看好苗族文化传统的无意识心

①沈从文主要还是苗人,这是他自己承认的。参见刘红庆《沈从文家事》,新星出版社,2012:30。

②相关内容参见陈久金《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年,第 201 – 203 页。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理,但由于苗汉文化冲突是那样明显,苗文化无疑处于弱势,于是,在他矛盾的心里,他自己也疑惑起自己来,只好用一句模糊的结尾来结束他的疑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最后那个黄昏之后是什么?是黑滚滚的漫长之夜,还是另一轮新日呢?显然,沈从文处于两难:他对边城的美好尚抱有幻想,但现实是那样,让他不得不承认边城即将来临的可能的悲惨命运。他既不想做一个浪漫主义(尽管他曾言自己是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的自欺者,也无法去做一个现实的悲观主义者,于是,当最后一个黄昏来临,他就在笔下结束了故事。由此,边城的命运便是不确定了,一个崇拜太阳的民族是否会被那将来临的一段历史湮没,同样不可知。

3.3 对现代性的反思

如果我们把"黄昏"这一意象深入到中国古典诗词乃至近现代文学时,由苗汉文化冲突这一点展开来,就可以看到沈从文在这个中篇里抒写的并不是牧歌,至少不全是。黄昏一词易让人联想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等。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一句里,李商隐感叹晚唐的衰落,而沈从文又何尝没有相似的担忧呢?他曾经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的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2]37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上是一种决绝的态度,这当然是沈从文这样一个乡土作家所不能接受的。

许多评论家对《边城》等一系列的书进行批判,认为沈从文只不过是在"怀旧"罢了,说他的作品跟不上时代步伐,是在走退步路,这一点,倒颇似当年的卢梭。但是,正如厦门大学教授俞兆平在《卢梭美学视点中的沈从文》中在对沈从文与卢梭相比较时这样表述"他并不只停留在对乡土依恋、乡土情思的表现上,若从美学视野来看,他更重视的是以天然纯朴的乡土人情之美,即以源自卢梭的'自然人性'作为现实人生与文明体制的参照谱系,作为理想中美与善的载体,从而逆向批判了现代文明,或曰由启蒙理性主导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与罪恶即对历史现代性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如战争杀戮、意识形态对立、生态破坏、人性物化、私欲膨胀、诗情丧失、神性沦落等,予以反思、质疑与抗衡。"[8]

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也曾说"Though much of it can be labeled pastoral, his extremely variegated fiction is shot through with a comprehensive awareness of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and a firm conviction that, unless certain pieties and attitudes persist, China, by extensi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become increasing brutalized."[9]("尽管他的有些作品可以被称为'牧歌'型的,但他极其驳杂的小说对当时社会形势的全面认识却是深入透彻的,同时还透露出一个坚定的信念,即:如果不保持某种虔诚和态度,否则中国(推而广之,整个人类)将慢慢变得残忍起来。")虽然这几句话未免言过其实,但他照样看出了沈从文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并这样赞许他"The pastoralism of Shen Ts'ung-wen therefore is on the same moral plane and speaks with the same urgency to modern man as that of Wordsworth, Yeats, and Faulkner."[9]("因此,沈从文的牧歌气息在道德层面和急切数说现代人的处境上,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是一样的。")沈从文在《边城》中想表现一种牧歌情调,但是,"黄昏"意象的反复出现,不得不使我们看出他内心的焦虑。在《长河·题记》①中沈从文曾这样说道"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10]

《长河》是沈从文在创作《边城》时隔四年之久的另一个代表作,在《长河》中,沈从文要表现的是一种挽歌,也就是"常"中之"变",而其实这种"常"中之"变"在《边城》中的牧歌情调中已有所体现。可以看出,《边城》中,沈从文在表现那一抹田园风光时,在对乡下人进行现代性反思之际,他可能也在暗示传统民族文化品德也已近黄昏。

①沈从文1933年9月9日与张兆和结婚,年冬开始创作《边城》。次年(1934年)年初(就阳历算),沈从文回家看望病重的老母亲,《长河·题记》中所记载的正是他这次回家途中所闻所见,回到北京的家后他才创作《边城》剩下的大部分,而《长河》创作于1938年。参见《沈从文全集》第八卷第56页,《沈从文全集》第十卷第2页。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刘洪涛在其《边城: 牧歌与中国形象》一书中通过对沈从文 30 年代左右的文学发展状况作一简要梳理,认为他在 1933 年冬和 1934 年初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已经“从整个民族的前途、国家利益的角度批评文坛时弊,把文学创新和实诚与民族的复兴联系起来,视野更见开阔”[11]。而这种对民族的关怀意识也不会不流露到他的《边城》写作上,使他在创作中也扮演了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对现代生活种种进行反思。

当然,对于作品的分析,只能建立在对文本内容真正的把握上,我们不能拔高《边城》这部小说所存在的主题,但是,如果结合沈从文自身的创作经历和思想,从《边城》一书中看出其对现代性的反思这一说法,虽显得比较幼稚,但仍有其合理成分之所在。

4　结　语

《边城》不是一首牧歌,它是一首以牧歌曲调演奏的挽歌。

然而,在对这个无结局的悲剧故事深感怜悯时,我们不得不揣测那个模糊的结局是沈从文刻意所为,正如他在坦承他的“习作”时所说“我不过要那么作,存心那么作罢了。”[2]33 翠翠这个形象至少是由三个人物合成的: 十几年前那个绒线铺的女孩儿——“那女孩叫‘小翠’,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而来”[12]; 一个撑渡船的小姑娘以及沈从文的三三,张兆和——“故事中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水旁见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13]。在这许多充满灵性的女孩身上,沈从文注入了太多情感,更何况他和张刚结婚,新婚燕尔,他不可能让他笔下的翠翠身上发生悲剧。于是,在故事真要步入悲剧之时,在黄昏中他停下手中的笔,并没有让翠翠觉得完全无望。

参考文献:

[1] 许志英,邹恬.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沈从文. 沈从文别集·边城集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

[3] 诺思罗普·弗莱. 批评的解剖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4] 吴立昌. 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5] 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 [J]. 文学评论,2002(6): 5-17.

[6] 邵华强. 沈从文研究资料(上)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7] 严家炎.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5.

[8] 俞兆平. 卢梭美学视点中的沈从文(上) [J]. 学术月刊,2011(1): 91-98.

[9] Hsia C T.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 191.

[10]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十卷 [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

[11] 刘洪涛. 边城: 牧歌与中国形象 [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109.

[12] 沈从文. 沈从文别集·湘行集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279.

[13] 沈从文. 沈从文别集·友情集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233.

Interpreting the Tragedy and Worry in *Remote Town* Reflected by the Imagery of “Twilight”

NIE Jia-w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Abstract: By combining the writer's mentality with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fiction,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imagery of “Twilight” in *Remote Town*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diction, imagery, and theme. By summing up the occurrence of and analyzing the imagery of “Twilight” in the stor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Remote Town* shows the tragic gap between the worldly beings and the Gods (God Nuo in particular), which represents the impact of Han culture on the Miao nationality. Therefore, *Remote Town* expresses Shen Cong-wen's concern and worry about the cultural conflict between Miao and Han nationality, which is also his modern reflection.

Key words: *Remote Town*; Shen Cong-wen; Twilight; imagery; God Nuo; Miao nationality; modern reflection

(编辑: 钟　青)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